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二十五回 灑池縣分兵赴難

話說劉弘祖聽得陸靜言石珠有事要與他商量，忙問何事，陸靜道此是心腹之疾，在所必除，弘祖一發疑心，詰其是何心腹之疾，只見拓跋珪脫口說道：「雲中白登山有一個強人，喚做聞人彥，手下聚有雄兵十餘萬，紮寨山中，占去馬邑、新昌、沙南一帶地方，兵勢甚盛。朝廷屢出兵征剿，不能取勝。現今領兵攻打雁門關，甚是緊急。幸有稽軍師屯兵關上，與他敵住，不然，晉陽幾不可保。」弘祖道：「諒一強人有何本事？便失去許多郡邑，要朝中諸將何用！」跋璉道：「他手下有兩員勇將，一名沮渠蒙遜，一人姓李名暹，深通妖術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等閒不可近他。吾等諸將屢為所敗，失去延陵、飛狐等郡，後來卻虧了司徒袁玉鑾敗他一陣，相持在關下，趙王甚是憂惱之極，故著小將前來，一來為元帥與諸將等軍中勞苦，賚物犒賞；二來要元帥及早回兵，除此心腹之患。」弘祖聽罷，事出兩難，對侯有方道：「晉陽根本之地，不可不救，況趙王手下兵將雖多，善戰者少，倘有疏失，大事盡去，如之奈何？」有方道：「雖是如此，但此處功已將成，豈可舍之而去？為今之計，不如竟起大軍直取洛陽，提了晉王，奏凱回朝，以救趙王之厄，不必與王彌曠日持久，角智逐力，此為上策。」

弘祖道：「此計雖妙，但恐他見我引兵而去，彼以重兵追其後，那時候腹背受敵，將如之何？」有方道：「他據守硤石關，自為得計，必不敢越關來追。」弘祖心下轉不能決。一連過了兩日，並無計策，只得聽有方所言，傳令傾寨之兵，直攻洛陽。

忽然龍驤大將軍符登進營來報導：「王彌不知幾時移營下關，立下十個大營，接連數十餘里，雄壯異常。」有方見說，心下甚喜，便不等符登說完見事了，接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破之易矣。」弘祖道：「軍師何計破之？」有方道：「包原險阻，兵家大忌。元帥不聞陸伯言破劉先主乎？數百里營寨，一旦盡成灰燼，先主奔逃白帝城，僅以身免。今若亦以火攻之，此必勝之策也。」正是：

有方算得火攻妙，只恐冰城未可攻。

劉弘祖聽得有方之言，大以為然，忙傳令不要起兵打洛陽，且去破了王彌，另行決策。傳令未畢，符登大叫道：「不可！不可！」弘祖忙問道：「為何不可？將軍莫非懼怕他麼？」符登道：「非是怕他，只恐火攻無效，徒勞將士。」弘祖道：「他木柵相連，以火攻之，正如破竹，靡不燒滅，為何無效？」符登道：「木柵自然易破，但他木柵竟成了一帶冰城，攻之實難。」弘祖道：「什麼冰城？」符登道：「他那一帶木柵之外，盡是堆疊的白雪，足有八尺的高，三尺的厚，竟將木柵凍定，數十營寨，就如天造就的白玉城一般，且堅且滑，人不能近，又何必用火攻哉？」弘祖聽罷，駭然道：「這幾日並不曾下雪，何為有此怪事？」有方道：「此必是王彌與蒲洪的妖法所致，將白雪困凍寨柵，使火攻不得入耳。」

弘祖道：「似此當何以破之？」有方道：「且同元帥去看他如何布擺，再作道理。」

弘祖依言，即時披掛端正，坐了烏龍騾，同有方、石季龍、慕容廆四騎人馬，出了大營，竟出晉營左右觀看。果然白漫漫，一望都是冰凍成的營寨，雪光照徹，耀人眼目。有方見了，暗暗喝采。只有弘祖悶悶不已，說道：「如此隆冬天氣，冰雪正盛，更兼那王彌倚恃妖術，此冰何時可解，此寨何時破得？」有方道：「少不得要用計破他，今且自回營中去，恐怕王彌知道，引兵來追，我等單騎在此，未免為其所挫。」弘祖依言，勒回坐騎就走。

忽聽一聲炮響，西北方衝出一彪軍來，為首一將卻是前軍大將蒲洪，截住去路，大叫道：「劉弘祖，為何偷看我營？已被吾算定，當就擒於此，快快下馬受縛，免動干戈。」弘祖見說，心下卻慌，對有方道：「我等此行，殊為失計。今被他截住去路，如何是好？」有方道：「不妨，我當居先，元帥與石將軍等但隨我後，自然脫離此困。」說罷，拍著神駝，提了青鋒寶劍，殺上前來。蒲洪認得是侯有方，有法術的，便將軍馬一字排開，等他四人衝入圍中，遂將手中兵器一揮，竟把有方、弘祖一行人團團圍住，更不放一些滲漏。正是：

未破軍營，先遭圍困。弘祖當災，有方失計。這個蒲洪，忒也厭氣。

有方等圍在軍中，左衝右突，不能得出。有方正要作法脫身，只見喊聲大起，殺將入來，蒲洪的軍馬紛紛退去。弘祖看竟不知是何處救兵來到，心下甚喜，招動石季龍等乘勢殺出圍來。

只見前面一員女將，手提方天戟，揚威耀武，趕著蒲洪廝殺。弘祖仔細一認，原來是夫人夢月烏小姐。弘祖忙叫石季龍、慕容廆上前助戰。二人得令，便殺上前來。蒲洪見勢頭來得勇猛，不敢戀戰，虛拖一刀，敗陣而走。夢月見蒲洪敗陣，遂收兵來見弘祖。弘祖謝道：「若非夫人來救，我等幾乎不保，夫人之功，誠難以報。」夢月道：「王彌那斯詭詐百出，妾恐元帥不帶兵眾，必為王彌所困，是以引兵前來，不想果不出我所料。」說罷，五個人一齊回營。

弘祖一心要捉了王彌，引兵歸朝，以救晉陽之急，就與有方算計破營之策。只見從人來報：「晉陽又差御史中丞賀玉容在營外，要見元帥說話。」弘祖道：「此必是聞人彥危困晉陽，城中甚急，來此撤吾兵回救的了。」即忙出營接見。相見已畢，問其來意。賀玉容道：「自陸丞相與拓跋將軍行後，聞人彥引大軍來攻雁門關，被稽軍師用火攻之計，燒敗了他一陣，次日復領兵來攻，遣賊將李暹詐降，趙王一時被他所愚，裡應外合，竟破了關隘，長驅竟到晉昌，攻打甚急，旦夕不保。趙王特差下官前來，請元帥作速回兵，先救晉昌，然後再引兵來破洛陽。」弘祖沉吟道：「功已將成，棄之而去，豈不可惜？」對賀玉容道：「我有個道理在此。」賀玉容道：「卻是如何？」劉弘祖道：「我這裡雄兵二十餘萬，勇將甚多，莫若分一半去救晉陽，一半在此破洛陽，庶幾可保無虞。」賀玉容道：「既如此，事不宜遲，乞元帥作速分兵。」弘祖依言，既傳令眾將都到帳前，弘祖即傳令分兵十萬，勇將五員，前去晉阻助稽軍師破賊。正是：

一寇未除一寇發，將軍戰馬路途遙。

你說五員勇將是誰？卻是：

- 一員前軍大元帥石宏。
- 一員右軍大元帥呼延晏。
- 一員行軍副元帥烏桓。
- 一員積努將軍崔實佐。
- 一員前將軍桐凌霄。

分撥已定，令將軍馬分作六隊，五員大將居前，後一隊卻是丞相陸靜，大將拓跋珪與御史中丞賀玉容，刻時別了劉弘祖，大軍竟渡黃河，望晉陽而進。所過郡邑，俱有守將供給糧食，犒賞三軍，不在話下。

那弘祖既分了兵將。即便移文汲郡，調取姚仲弋回來軍前聽用。又取俞魁、俞季、俞仲那枝步軍，安營灑池縣城外，以充調遣。弘祖分撥定了，對侯有方道：「晉陽聞人彥果是心腹之疾！雖分兵前去，未知如何。我等久屯兵於此，軍糧浩大，甚非長久之策。且兩處出師，難於支持，軍師有何妙計，破了王彌，取了洛陽，引兵歸朝，少舒趙王之憂，亦人臣之義也。」有方道：「元帥之言，足貫金石。只是目下隆冬天氣，冰堅水涸，與他力戰，有損無益。須遲延一二月，到來年開春，東風解凍，那時出戰，事無不勝矣。」

弘祖見說，默然不語，遲了半響，說道：「在此停留不打緊，只怕晉陽有失，那時進退無據，必遺主上之憂，將如之何？」有方道：「吾料聞人彥雖然勇猛，必無能為，不久自當剿滅，元帥不必憂心。」弘祖道：「軍師何以見之？」有方道：「以烏合之眾，敵全省之兵，一不勝也；彼有勇者，不過李暹、沮渠蒙遜數人而已，我猛將十隊，以數人而敵十隊，二不勝也；彼以山為巢

穴，而我建都已定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，以流寇而敵守土之兵，三不勝也；彼之糧草，專恃劫掠，而我轉輸不置，四不勝也；彼眾雖多，不過十萬，而我今晉陽之兵何止數十萬，以寡敵眾，五不勝也。且以天時人事觀之，晉室將圯，中原逐鹿，而趙王獨擁強兵百萬，豪傑之士，輻湊而至，必非無所成者。天之所啟，誰能敗之？是以知聞人彥雖勇，必無成功。」弘祖大喜道：「聽軍師所言，使人成敗之理曉然，我無憂矣。」

有方道：「雖是如此說，還有一件。」弘祖道：「更有何事？」有方道：「我夜觀天象，見顆將星在朔方分野，閃閃爍爍，光明逼人，正應在聞人彥、李暉、沮渠蒙遜這三人身上，不久必為趙家臣子，後來成功之後，分茅賜土，當王於朔方，此天意已定，不可強也。」弘祖道：「軍師既知此三人有南面之分，如吾輩者當何等結局？」侯有方笑道：「元帥的結局，比三人更是不同，且不獨元帥幾先之券，如觀黑白，諸將中多有非常之士在內，但天機秘密，未可洩漏，元帥但記今日之言，日後驗之，知非孟浪也。」弘祖道：「軍師乃是異人，豈有謬言。但為臣子者，不可因是而萌異心與孟德身分不同，縱天命有在，亦當鞠躬盡瘁，俟其自至而已。」有方道：「愈見元帥忠義之心，非常人所可及也。」兩個說得投機，弘祖便令軍中置酒，與有方眾將等傳杯暢飲。

飲酒中間，弘祖又問道：「吾等眾將，軍師既知之審矣，彼晉室之事，軍師以為何如？」有方道：「晉室之事，雖未可逆料，然以天象觀之，中原雖非晉有，正統還未遽絕，止當偏安一隅耳。」弘祖道：「彼之將帥何如？」有方道：「王彌不過將帥之器，不足為異。彼軍中蒲洪與赫連勃勃，將來功業不在元帥之下，未可限量。然總之分茅祚土，俱不出趙王之手、元帥之命。」弘祖見說，沉吟了半晌，忽然想起前日熊耳山壁上四句詩極得迴環映帶之妙，正與有方之言暗合，心下暗暗驚駭，隨又問道：「然則王彌等終之歸降我乎？」有方道：「天道雖是如此，人事卻難逆料，但當盡攻擊之術，令彼心服，自然歸降，此外不必論也。」弘祖道：「斯言正合吾意。」說罷，便斟一大杯遞與有方道：「今日聆軍師許多妙論，無以為敬，軍師可滿飲一杯。」有方並不推辭，接到手中，一飲而盡，也回一杯與弘祖，弘祖也飲乾了。在座的諸將，俱各開懷暢飲，直飲至月斜斗柄，露滴花梢，方才各散。正是：

且飲杯中物，寧知閩外謀。

相看同一醉，鼙鼓未全休。